

抗战题材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正在CCTV-8和爱奇艺热播。

日前,在接受《文汇报》专访时,导演张永新表示:“我们想用平民视角、人民史观讲述抗战故事。”中国影视的谱系里,抗战题材之所以常拍常新,张永新说,“历史”是最铿锵的回答。“创作上有个原则——历史是谁的历史?我以为是我的历史、你的历史,是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历史。”所以《觉醒年代》后,他选择投身这部作品,“‘贴着地皮’去看那场持久战里具体的人,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角度来认知中华民族精神的高贵,认知中国为什么一定赢”。



抗战题材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热播

## 书写烽火年代的精神觉醒

### 战火,炊烟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双线叙事始于淞沪会战爆发。张云魁的历程构成作品的坚实骨架,展现了一名抗日军人在时代洪流中叩问初心、确立信仰、追寻正道的心路历程。

区别于常见的抗战叙事,为国、为家拼命的张云魁和孟万福们没有确凿的历史原型。“这既是更大的创作空间,又何尝不是沉重的‘镣铐’。”张永新用了极为慎重的修辞,“因为主人公们虽不从历史书中来,但他们身上总有先辈、英雄们的影子,有历史洪流裹挟下无数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情态。”信史与艺术虚构

间的创作平衡,充满“度”的难题,而他信奉,“天下好戏,唯真不破”。

“战火”前线,武器、军装历经严格考据。小到一枚新四军军装的臂章,以皖南事变为界,会随服装制式的改变而更迭。“不能预设观众不懂,这是很傲慢的。”在张永新看来,服化道精益求精是对历史的敬畏,也是创作者必须翻过的山。

“炊烟”后方,1937年到1945年,乱世中的上海时局变幻莫测。张永新曾多次向许静波带领的历史民俗顾问团队发问,不同的人物身份该配什么样

的纸笔,街上哪些人戴礼帽、穿皮鞋,林林总总都要基于史料支撑,“言必有出处”。

有时候,问题还很苛刻。剧中鸠占鹊巢的张云旗要给丁玉娇施压,感慨塌棵菜一天一个价。张永新问,能知道具体日子对应的物价吗?最好精确到日、锁定到法租界内或外。“我自己都觉得太霸道‘无理’了。”但团队报以精准的学术开掘,因为创作理念一致——“硝烟对撞人间烟火,炊烟变了血色。一天之差、一条弄堂之隔,物价可能天差地别,这是战争对百姓戕害很具象化的体现。”

### 拨开历史烟云 照见民族气节

祝燕南

抗战题材怎么拍,才能润泽人心?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以丰富的剧情、真实的场景、鲜活的人物、饱满的情感,为观众拨开历史烟云,照见我们来之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,展现民族气节的血与歌。

该剧在人物线、时间线及多重副线相互交织,主角、配角和群演互为烘托,完成了一项高难度影视创作工程。

剧中烽火年代的爱情,是无尽的遗憾和残缺的美。剧外的我们仍不免唏嘘和无奈。爱是真挚的,散也是真实的,而发动罪恶战争、制造人间悲剧的侵略者,才是真正元凶。

九个中秋节里的九轮圆月,映射着人世间的残缺。抗战时期,阖家团圆只能是杳无音信的亲人之间无尽的思念与奢望。对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的向往,化作了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、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。

以真情动人,更用真实感人,电视剧才能发挥育人作用。抗战题材的开掘永无止境,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笔。

### 英雄,平民

“抗战剧很多珠玉在前,少不了英雄叙事。”在张永新看来,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特别,还在于编剧在人物成长弧光之下埋了层思辨,探讨何以为英雄、何以为中华民族。

信奉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的厨子孟万福,出场必然算不上英雄。张云魁就是天生英雄了吗?“当他发现自己为之付出、牺牲,为之捍卫的所谓‘国民政府’,其上层是如此颓废、荒唐,其内部上下如此中饱私囊,他苦苦挣

扎。”

云魁与万福的镜像关系身后,同样有英雄出自平民的精神进阶。曾养尊处优的丁玉娇被抛到社会底层,不仅铅华洗尽,还将要经受大荣大辱。“她濒于绝境时奋起抗争,到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,完成她理想的奔赴,恰恰体现中华民族女性最壮美的一面。”还有白家宅的中秋月下,唱着家乡小调的五湖四海兵,从讲述家仇到誓守阵地、肩负家国道义,这些小人物的命运

陡转,看似偶然,实则战争洪流裹挟下的必然。

张永新说,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定位全景式百姓抗战剧,就是尽可能铺开那个年代工农工商不同阶层人士抗战的图景。“何为英雄?何为狗熊?不仅是那个年代,也可以观照当下。”194天的拍摄周期,他给演员们说戏,故事里面对个人尊严、国格、价值观的绝境,有苟活的人,更有宁折不弯的人,“我常常讲着讲着眼泪流下来”。

### 月圆,月缺

张永新的剧作里从不缺文化意象、东方美学。他用赋比兴,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,也用留白,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所在。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,道边的石像生、溅满血的棉花、马头墙下风中摇曳的宫灯……种种“写意”,建立在扎实的“写实”之上——细节经得起推敲、情感立得住,他才把抒怀表意的功能交付一个空镜、一段留白。

这个故事里,九个中秋串起家国命运。张永新说,正如荡气回肠的剧名取自岳飞《满江红》,如颜鲁公、屈原、辛弃疾等承载民族气节的历史中人一一出现在剧情中,言有尽而意无穷,“感知这些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符号,我们与观众的审美是相通的”。

事实上,电视剧蕴含的古典韵味不止于剧情、画面。剧集同名片头曲,作曲张镒麟赴上海、苏州、舟山等地采风,拜访昆曲名家严亚芬、朱为总,又请来北方昆曲剧院首席演员高雪等录制。正是在大量昆曲熏染中,编曲渐有眉目——以童声合唱表现抗争,用唢呐演奏昆曲《朝天子》曲牌,“童声的纯净与抵御外

侮的激昂,极具冲击力,会穿透历史而来,唤醒藏于骨血的文化基因”。片尾曲《九个月亮》则是导演在创作会上的即兴灵感,“九个月亮在天上/九个月亮在水中”“白日放歌须纵酒/青春作伴好还乡”……歌词取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的名句,诗圣在忽闻战乱平息后的狂喜之情,虽隔千百年,“能让我们从多个维度理解战争,理解中华民族的心胸与格局”。

当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信仰同观众相遇在此刻,纵然市场剧变,因为总有审美相通、精神契合的观众,“我不会改变”,张永新如是说。

据《文汇报》

